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韓湘子全傳

第一回 雉衡山鶴兒毓秀 湘江岸香獐受譴

入話 混沌初分世界，陰陽配合成人。
黃芽白雪幾更新，烏兔迴環不定。
曾見滄田變海，旋看松柏凋零。
青牛白犬吠天津，轉眼棋枰相應。

蓋天地之間，九州八極。土有九山，山有九塞，澤有九氣，風有八等，水有九品。

何謂九州？東南神州曰農土，正南坎州曰沃土，西南戎州曰滔土，正西兗州曰並土，正中冀州曰中土，西北台州曰肥土，正北濟州曰成土，東北薄州曰隱土，正東陽州曰申土。

何謂九山？會稽、泰山、王屋、首山、泰華、岐山、太行、羊腸、孟門。

何謂九塞？曰大汾、滎阨、荊沅、方城、穀阪、井陘、令疵、句注、居庸。

何謂九藪？曰楚具區、越雲夢、秦陽紆、晉大陸、鄭圃田、宋孟諸、齊海隅、趙鉅鹿、燕昭餘。

何謂八風？東北曰炎風，東方曰條風，東南曰景風，南方曰巨風，西南曰涼風，西方曰颺風，西北曰麗風，北方曰寒風。

何謂六水？曰河水、赤水、遼水、黑水、江水、淮水。

闔四海之內，東西二萬八千里，南北二萬六千里。水道八千里通谷，其名川六百，陸徑三千里。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，至於西極，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，七十五步；使豎亥步自北極，至於南極，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，七十五步。凡鴻水淵藪，自三仞以上，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五里，有九淵。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。握崑崙以下，地中有增城九重，其高萬一千里，百一十四步，二尺六寸。上有木禾，其修五尋。珠樹、玉樹、璇樹、不死樹在其西；沙棠樹、琅玕樹在其東；絳樹在其南；碧瑤樹在其北。一邊名曰熊耳山，一邊名曰雉衡山。詩云「雲連熊耳峰齊秀，水出雉衡山更高」是也。真個好山，有詞賦為證：

遠望嵯峨，近觀峯嶺。山勢嵯峨，定汪洋，海翻雪浪；石形峯嶺，鎮蛟蜃，穴湧銀濤。土龍在木火方隅，雲母藏東南境界。高崖峭壁，怪壑奇峰。聽不盡雙鳳齊鳴，看不了孤鸞獨舞。霧靄靄，豹隱深山；風簌簌，虎來峻嶺。瑤草奇花不謝，青松翠柏長春。仙桃紅豔豔，修竹綠森森，一片雲霞連樹蔭，兩條澗水落藤根。正是：千山高聳擎天柱，萬壑橫衝大地痕。

那雉衡山頂上有一株大樹，樹上有一隻白鶴，乃是稟精金火，受氣陽陰，頂朱翼素，吭員趾纖，為胎化之仙禽，羽毛之宗長也。有詞賦為證：

瘦頭露眼，豐毛疏肉，鳳翼龜背，燕膺鰲腹。鳴必戒露，止金穴而迴翔；白非浴日，集蘭岩而顧足。或乘軒於衛國，馭江夏之樓；或取箭於耶溪，飴潭臯之粟。長比鳧豚，群非雞鷄。侶鸞鳳以遐征，薄雲霄而高啄。真個是嶽山王子之遺，遼東丁令之屬。

白鶴兒在那雉衡山中，雖然是一個羽族，凡禽唳八公而敢寇，毛群野鳥，鳴九皋而徹天。恰因那三十三天兜率宮中太上元始天尊駕前一隻仙鶴，一日飛下這山上來，白鶴兒見他飛來，就便是福至心靈的一般去與他交媾了一遍。那仙鶴就把仙家的妙理、學道的真詮一一泄漏與這白鶴兒。白鶴兒依了仙鶴的傳授，便在山中樹上朝吞日液，暮彩月華，飲露含風，餐霞吸露，修行了三四百年。只是盜學無師，有翅不飛，脫不得羽殼毛軀，上不得瑤池閬苑。

湊巧著這山中有一個香獐，也是百餘年不死的毛團，慣會與妖作怪，駕霧騰雲。與白鶴結識，做了弟兄。逐日在江口閒遊，山中玩耍。正是逍遙自在無拘束，不怕閻君不怕天也。

說話的，從頭至尾要說得有原委。這閻浮大千世界生著白鶴、香獐，也不知有幾億億萬萬數，為何這只鶴，這只獐，就會成精作孽？蓋因天地間有四生、六道。且說那四生，佛經上說胎生、卵生、濕生、化生是也；那六道，佛說仙道、佛道、鬼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修羅道是也。投托得胞胎好，就有好結果；投托得胞胎不好，就沒好結果。這便是報應輪回、天地無私的道理。原來這白鶴、香獐，都是漢朝時兩個人轉世，所以今番有這般結果。怎見得是漢朝的人過了三四百年又來做神做鬼？看官仔細聽著，說出家門大意，便見這本希奇的故事。

昔日漢帝朝內，有一位左丞相安撫，生下一女，四歲上母亡，將女交與乳母撫養。這女兒到得七歲，各色俱不待人指點，自然會得。一日，安丞相朝回，聽見女兒房中有人彈琴品簫。安撫問：「是誰人？」丫頭說：「是小姐。」安撫聽了一回，走進房中，問女兒道：「老夫朝中回來，只聽得汝在房中彈琴品簫，這是誰人教汝的？」小姐道：「孩兒百藝俱通，不消人教得。」安撫道：「我止生汝一人，上無哥哥，下無弟妹，汝這般天賜聰明，我就取汝叫做靈靈小姐。過了十歲，才與汝親親招贅，定要與首相做個繼室，恁你狀元來說婚，我也決不與他。」乳母道：「為何不與狀元，到要與首相做繼室？」安撫道：「嫁與狀元做結髮夫妻，也要遲十年五載方才做得一品夫人；若嫁與首相做繼室，進門就是一品夫人了。」乳母道：「世上的事只等你撞著，不等你算著，只怕老爺要賠了夫人又折兵。」安撫叱退乳母，以後有許多家來說媒，安撫只是不從。

一日，漢帝宣安撫上殿，說道：「朕有姪男，年方二十二歲，喪偶未娶。朕聞相國有一位靈靈小姐，肯與人為繼室，何不嫁與姪男？」安撫道：「臣昔年有言，願定與首相為繼室，不敢嫁與皇姪。」漢帝道：「嫁與首相，怎見得勝似我皇姪？」安撫奏道：「進了首相的門，就是一品夫人；若皇姪，不知是將軍是奉尉，便有許多不同。」漢帝道：「依卿所奏，朕就賜為一品夫人，何如？」安撫道：「賜稱一品夫人，還是越禮犯分，終不如首相的好。」漢帝大怒，要把安撫丞相斬首市曹，以警百官。百官替他討饒，才得放還。

當下漢帝把他削去官爵，貶在遠方安置。又差當駕官宣靈靈小姐入朝相見。卻說靈靈小姐聽得宣召，父親又為他幾乎性命不保，吃了一驚，乃不梳不洗，含著淚眼入朝見帝。帝命抬頭，一看，果然婀娜絕世，娉婷無雙。隨命當駕親到山西紅銅山內，嫁了一個村夫，叫做掙不動。那掙不動生得身長三尺，醜陋粗惡，三推不上肩，四推和身轉，因此上，人取他一個諱名，叫做「掙不動」。這靈靈小姐，色藝雙全的人，嫁了這般一個蠢物，真所謂駿馬常馱癡漢走，巧妻常伴拙夫眠也。那靈靈小姐心懷抑鬱，不上數年，得病身亡。這掙不動見靈靈小姐死了，也就懸樑投井，一魂兒追趕靈靈小姐。他兩個三魂縹渺，七魄悠揚，一直走到陰司地府閻羅案前。只見牛頭馬面攔住道：「你兩個是何等人？奉何人勾攝前來？怎的不與差人同來？」靈靈小姐道：「我是安撫丞相的女兒，喚做靈靈小姐。只因那月老錯配姻緣，把我嫁與這掙不動力妻，故此抑鬱而死，魂魄來見閻羅皇帝說一個明白。」掙不動道：「我是山西紅銅山內掙不動便是。蒙漢帝旨意，把這靈靈小姐與我為妻，我百依百隨，盡力奉承他，不料他還不中意，鬱悶逃走，我舍他不得，故此一路趕來，要他回去。」牛頭馬面道：「你真是個掙不動的東西！你妻子如今是死的了，怎麼還思量他同你轉去？」那掙不動聽見這話，才曉得他也是死的了，遂放聲大哭起來。驚動了閻羅天子。當下，閻羅天子升殿。便問：「外邊是怎麼人這般哀苦？」牛頭馬面嚇得不敢出聲，判官上前，把靈靈小姐、掙不動的話奏聞一遍。閻羅天子叫他兩個進來，跪在案下。他兩個又把生前的苦情哭訴一遍，要閻羅天子放他回轉陽世。閻羅天子道：「這是你自來投到，非是我這裡差人錯拿來的，要回去也不能夠了。我今判汝兩個轉世去，又做一塊，了汝兩人心願罷。」當下，閻羅天子判道：「夫者，婦之天；婦者，人之始。婦得所天，便宜安靜以守閨門，不宜憎嫌以生罅隙。今靈靈小姐，生前怨望，已乖人道之常，死後妄陳，應墮畜生之報；幸是性靈不昧，骨氣猶存，合無轉世為胎，化仙禽羽蟲宗長，候三百年後遇仙點化，還復成人。掙不動醜陋形容，賦愚癡氣質，只合棲身蓬華，養命村莊，辭婚娶於九重，置妍媸於度外；乃敢妄婚相府，眷戀紅妝，致佳人抑鬱而死，捐微軀追奔不捨，昏迷性地，應墮毛

群，合無（轉世為胎）貶為香獐，於三百年後與白鶴結為知識，以完宿果。」

判訖，靈靈小姐與掙不動低首無言，各尋頭路。這便是白鶴、香獐前生的結證。如今只說韓湘子十二度韓文公的故事，且把這段因果丟下一邊。

單表玉帝殿前有一個左捲簾大將軍沖和子，因在蟠桃會上與雲陽子爭奪蟠桃，打碎玻璃玉盞，玉帝大怒，把那沖和子、雲陽子都貶到下界去。一個投托在永平州昌黎縣韓家的，便是沖和子，叫名韓愈；一個投托在永平州昌黎縣林家的，便是雲陽子，叫名林圭。原來這韓家九代積善，專誦黃庭內景仙經。韓太公生下兩個兒子，大的叫做韓會，娶妻鄭氏；次的就是韓愈，字退之，娶妻竇氏。他兩個兄弟恭，夫和婦順，藹藹一堂之上，且是好得緊，只是都不曾養得兒子。那韓會終日憂悶，常對兄弟退之說道：「有壽無財，有財無祿，有祿無子，造化緣分不齊，惟有孤身最苦。我和你這般年紀，還沒曾有男女花兒，如何是好！」有詩為證：

默默常嗟歎，昏昏似失迷。

只因無子息，日夜苦難支。

退之道：「然雖如此，哥哥也不必憂慮。我家九代積善，少不得天生一個好兒郎出來，以為積善之報。難道倒做了一個沒尾巴趕蒼蠅的不成？這般憂也徒然，只是終日焚香禮拜，禱告天地祖宗，必定有報應了。」當下韓會依了退之言語，每日虔誠禱祝。感動得本處城隍、土地、東廚司命六神，各各上天奏聞玉帝，要降生一個孩兒與韓會。那奏章如何寫的？奏云：

永平州昌黎縣城隍、土地、司命六神臣某某等稽首頓首，奏聞昊天金闕至尊玉皇上帝：臣聞高皇璇極，總庶民錫福之權；大梵金尊，開群品自新之路，凡伸祈禱，無不感通。茲有昌黎縣韓會、韓愈，積善根於九代，奉秘典於一生，情因無子，意切吁天。伏望證明修奉，展布祥光，鑿翼翼之丹衷，賜翩翩之令子。庶乎永沾道庇，不負誠心；飽沃恩波，益堅崇奉。月輪常轉，願力無邊。臣等無任瞻天仰聖、激切待命之至，謹奏以聞。

玉帝覽奏，遂將金書玉誥、道法神術付與神仙鍾離權、呂岩兩個，到於下界，普度有德有行之人，上天選用；如有修行未到，還該轉世為人的，便著他往韓會家投胎脫化，待日後積功累行，不昧前因，才去度他，以成正果。鍾、呂二仙領了敕旨，按下雲頭。

一路上，鍾仙問呂仙道：「為仙者，屍解昇天，赴蟠桃大會，食交梨火棗，享壽萬年，九玄七祖，俱登仙界。為何閻浮世境三千，大千人眾，只知沉淪欲海，冥溺愛河，恣酒色猖狂，逞財勢氣燄，不肯拋妻棄子，脫履離家，煉就九轉還丹，長生不老？」呂仙道：「人生處世，如魚在水中，本是悠悠自在，無奈綸竿墜水，香餌相投，以致吞鉤上釣，受刀釜煎熬耳。幾能息心火，停濁浪，固守鴻濛，彩先天種子，兩手捧日月乎？」鍾仙道：「五濁迷心，三途錯足，拈花惹草，怨綠愁紅，若不吞一粒金丹，終難脫形骸軀殼。我兩人今日領旨下凡，不知那州那縣得遇知音？」呂仙未及回答，忽見東南上一道白氣衝徹雲霄，有若虹霓之狀，怎見這氣的異處：

非煙非霧，似雲似霞，非煙非霧，氤氳氳布晴空；似雲似霞，靄靄騰騰彌碧落。凌霄徹漢，衝日遮天。兩耳不聞雷，原無風雨；一天光皎潔，驟起虹霓。占氣者，不辨為天子氣、神仙氣、妖邪氣、海蜃氣；望雲者，不識為帝王雲、卿相雲、將軍雲、處士雲。端的這一道白的，還是氣？還是雲？仔細看來，團團簇簇半空中，未定其間吉與凶。一陣仙風吹撲去，管教平地露根蹤。

呂仙用手指與鍾仙道：「這一股白氣沖天而起，主在蒼梧之間，湘江之岸，非聖非凡，當是妖邪之氣，且把仙氣吹一陣去。若是仙氣，氣影了風；若是邪氣，風影了氣。」於是鍾仙掀起了那落腮鬚鬚，張開了獅子大口，望著東南方上吹了一口氣去。果然起一陣大風，把那沖天的白氣都影住了。呂仙睜開慧眼，望那方一看，就認得是兩個毛團在那裡吐氣。一個是香獐造孽，一個是白鶴弄喧。

不說兩個仙師隨風便至。且說白鶴、香獐正在那湘江岸上各自顯出神通，隨心遊戲，忽見這一陣風吹將來，影住了白氣，就如兩個神仙到來。他也不慌不忙，搖身一變，都變做全真模樣，立在那江邊，等候著仙師。這全真怎生打扮：

一個頭頂著竹籐冠，一個頭縮著陰陽髻。一個穿一領皂氅衣，腰繫絲絛；一個穿一件黃布袍，圍條軟帶；一個腳踏著多耳麻鞋，好似追風逐日的夸父，一個腳著草履，有如乘雲步月的神仙。正是容顏瀟灑更清奇，裝束新鮮多古怪。

他兩個遠遠地望見祖師到來，便上前稽首再拜道：「師父，俺兩個是蒼梧郡湘江岸修行的全真，接待師父得遲，萬望恕罪！」呂師指著白鶴道：「你本是鳳匹鸞儔，如何敢頭尾！」又指著香獐說道：「你本是狐群狗黨，如何敢隱姓埋名！」老鶴見說他本相，低首無言，不敢答應。獨這香獐向前道：「俺們委是全真，師父休得錯認，將人比畜。」呂師道：「汝這謊頑皮，巧語花言，待要瞞我，將謂我劍不利乎？」只這一句話，嚇得那白鶴兒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雙膝跪倒在地上，道：「老師父，人身難得，盛世難逢。雖然是皮殼毛團，也是精靈變化。如今弟子骨格已全，羽毛未脫，逐日在此迎風吸露，也不是結果，望師父垂憫弟子，舍一粒金丹，使弟子脫去羽毛，恩銜再世。」鍾師聽了白鶴言語，便道：「這鶴兒性靈識見，盡通人意，再世之言，成先識矣！我們且度他去見玉帝，另作區分。這獐兒罪業山重，我這裡用汝不著，饒汝去罷。汝若不依本分，妄作妄為，我自有慧鑿神鋒，盤空取汝。」香獐道：「師父不肯度我也罷，弟子這江邊景致也不弱於三島崑崙，我依師父守著本分，也盡過得日子。」鍾師道：「怎見得湘江景致不弱於三島崑崙？」香獐道：「不是弟子誇口說，據著弟子這蒼梧江口：

晨覺夕雁，泛濫其上；黛甲素鱗，潛躍其下。晴光初旭，落照斜暉；翠映霜文，陸離眩目。閒花野草，單霧含煙；俯仰天淵，愛深魚鳥。煞強如蓬萊弱水，苦海無邊，舟楫難通，夢魂難越。」

呂師道：「據汝這般說，也不見得十分強過我仙家，你誇這大口也沒用。」香獐道：「弟子有詩為證：

蒼梧一席景新鮮，湘水山嵐飽暖眠。泛泛白鷗知落日，喃喃紫燕語晴煙。

紅紅拂拂花含笑，綠綠芊芊草滿前。若是老師來此處，也應撇卻大羅天。」

呂師道：「汝這業畜十分無禮，我仙家無愛無欲，始得成真證果。汝無端造孽，有意貪私，枉自誇張，有何益處？」又暗自付道：他不知死活，妄語矜爭，我且度鶴兒上天，把這業畜貶下深潭去處，不見天日，待鶴兒成仙，才來度他去做一個守山大神，顯我仙家妙用。於是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天光灼爍，黑霧朦朧，半空中閃出一員天將，立在面前。那天將怎生打扮：

頭上戴著漆黑殷鐵盔一頂，手中持銀絲嵌鋼鞭一條。皂羅袍金龍盤繞；獅蠻帶玉佩高懸。臉似鍋底煤般黑，唇似朱涂血樣紅。左站著黃巾力士，右站著黑虎大神。簇簇火輪環繞，飄飄皂蓋招揚。他正是降龍伏虎趙玄壇，那怕你興妖作孽香獐怪。

一陣風過處，那天將躬身喏道：「吾師有何法旨？」呂師道：「香獐造孽，天所不容！」那天將一手拿起鋼鞭，一手拿住香獐，正欲下手，鍾師道：「且饒這孽畜性命，貶他在江潭深處，永不許出頭，直待鶴兒成了正果，證了仙階，然後來度他去看守洞門。若不依本分，再作風雷，損害往來客旅，即時把他打下陰山背後。」天將依命，把那香獐一提，提到江潭中間極深極邃的一個去處，鎖固住了，不放一些兒鬆。那香獐有威沒處使，有力沒處用，只得哀懇天將道：「弟子衝突仙師，罪應萬死，遭此貶厄，因所甘心。但弟子原是山中走獸，食草餐花，以過日子，今沉埋水底，豈不淹死了性命，餓斷了肝腸？望大神救我一救！」天將道：「仙家作用，汝所不知，饒汝性命，自然不死，怎麼怕淹死餓死？汝但收心服氣，見性完神，以待鶴兒救汝便了。」香獐拜道：「多謝指教，但不知鶴兒幾時才來救我耳。」天將既去，香獐被鎖在那個去處，果然，四邊沒水，只是沒有得吃，不得散誕逍遙。乃依前仰伸俯縮，閉息吞精，再不敢妄肆顛狂，以招罪譴。這正是：

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

如今學得團魚法，得縮頭時且縮頭。

畢竟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逐一分解。

